



语文语法台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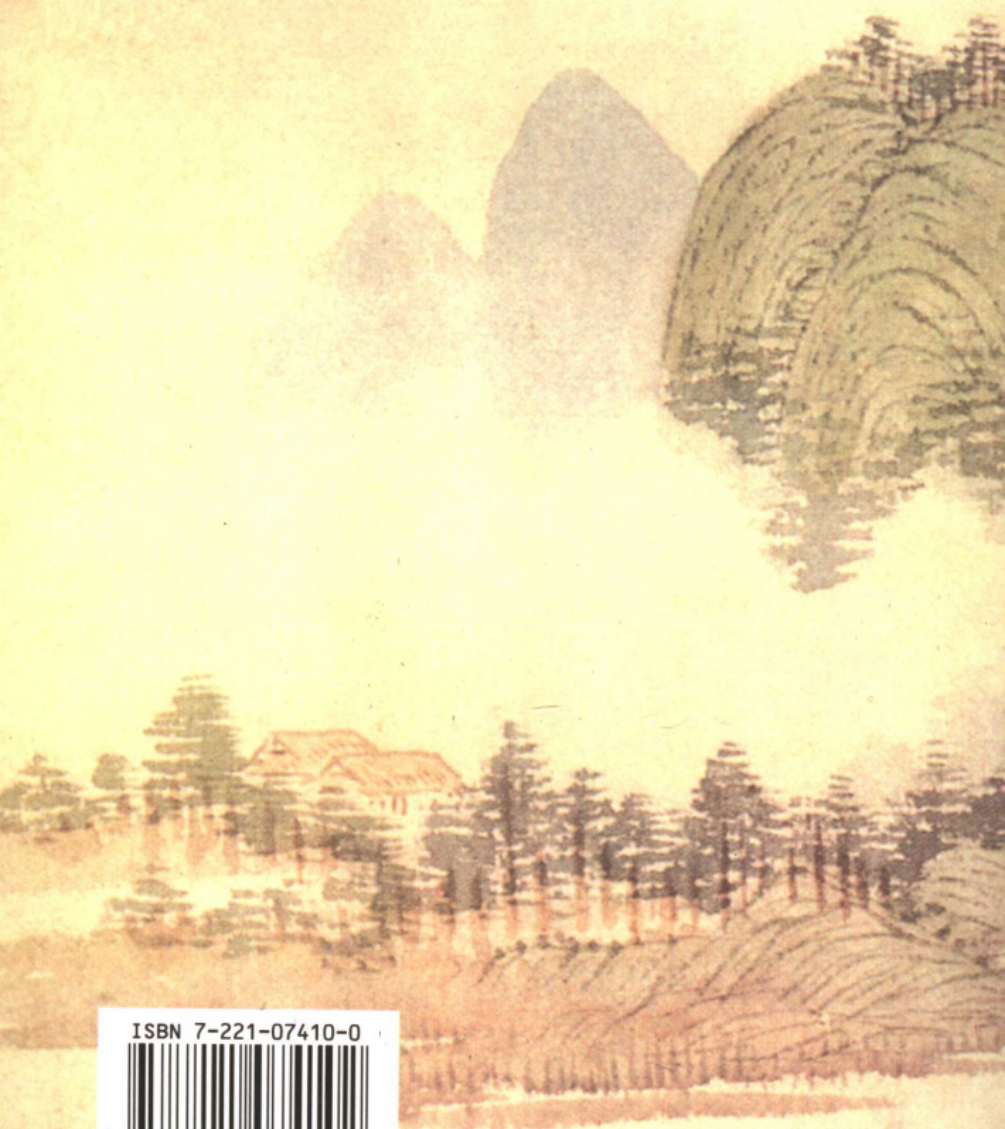
张闻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亦赤

封面设计：蔡正当

封面题字：史可资



ISBN 7-221-07410-0



9 787221 074102 >

ISBN 7-221-07410-0/H · 125 定价：22.00元

本书出版得到六盘水天瑞煤业胡珂总经理资助 谨致谢忱

语文语法刍议

张闻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序

顾久

张闻玉先生秉承其先师——我省著名学者张汝舟先生学术，通声韵、精训诂、明语法，其中国古天文历法研究，尤获盛誉。蒙先生不弃，得享先睹书稿之乐。一通沉甸甸之书稿甫过于目，几句硬朗朗之评语又凝于心；重传统，广根基，富创见，勤积累。

重传统：或谓治语文者，派别有二：其一坚守旧学传统，尊重前贤，涵泳元典，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另一则善于汲取新说，引进西来理论，审视传统材料。两者长短，其说不一，然愚以为当今骛名逐利、风气急浮之时，更值得敬重效法的，似为有“扎硬寨”传统精神的学者。张先生有焉。

广根基：细观此书，尊重前人，《说文》四大家，《雅》学几疏证，《马氏文通》等，无不熟谙于心，更难得者，为尊重今人，举凡章太炎、俞曲园、刘师培、杨树达，以至师友张汝舟、赵振铎、黄大荣、张泽波，无不学习，无不称引。有言曰，阐明故训者，若由《尔雅》来，则不唐突；解说文字者，若从《说文解字》出，则显根基。张先生有焉。

富创见：既得传统学术精神，又根植于元典，还得师友之助，本书自然富于创见。特别是《古人多倒语》、《大名冠小名》、《古代汉语教学析疑》等文中很多发现，使我这个多年从事古语文教学者不得不折服。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张先生有焉。

勤积累：清代学者有格言“例不十，法不立”，愚尝比喻为破案：若无动机分析，以及充分人证、物证，则难以立案息讼。视先生此书，无论是谈字、论词、说语法，无不例证充分。生活中之破案，

时间似乎不能太长；语文学上之破案，则必需琢磨一个个字、看透一段段文，不懈积累，当长年累月，时间不得不长。所以，“积累”二字前，似可改添“苦”字——“苦积累”。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张先生有焉。

此外，本书还有几篇回忆文章，笔端含情，娓娓而叙，描述了昔日那个充满激情，又充满遗憾的时代。读读这些文字，对未经历过的青年人，是一次新教育；对有经验的过来者，是重翻一遍老照片。新教育也好，老照片也好，对充实和洗涤灵魂都有好处。

重传统则厚重，广根基则丰富，富创见则新颖，勤积累则浩瀚，有此四者，于读者增广知识、端正治学态度必定大有裨益。

与张先生大文相比，小序实为狗皮缀貂裘，破帽掩俊相。好在狗皮、破帽已经揭去，请读者自己鉴赏《语文语法刍议》的雄俊吧！

（编者注：顾久，贵州师范大学语言学教授，
现任贵州省文史馆馆长。）

前 言

大学毕业后,我分到了中学教语文,从此就没有离开过语文教育。尽管又进了大学校园任教,还是没有脱离“语文”这个大氛围。教学之余,自然有很多的思考,便先先后后写了不少有关“语文”的文字。结集成书,那是两年前的考虑。

语文教育是讲字、词、句的,这是文化人的基本功。没有在字、词、句上下过功夫,学问是做不下去的。要学好语文,自然得从认字开始。方块汉字,是东方文化的载体,不过文字这一关,就谈不上接受东方文化。

就“字”而言,弄明白汉字的造字法,显得尤其重要。黄季刚先生以为,学小学,“先以分别六书为急”,也是这个意思。六书不明,“认字”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这本书就以汉字开头,然后是词法、句法……

涉及汉语语法,自《马氏文通》出版,百年来,我们就在西文语法的框架内摸索,跳不出西文的大框框。当今的语言学研究,大体还是以西文为主导。认真说,西文这一套,并不完全适合汉语,我们重视汉语自身的特色始终不够。

我想,与其批判旧体系或者重建什么新体系,不如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探讨,似更有益。比如说“介词”,我以为汉语是没有的,没必要把“介词”从“动词”中强分出来;就汉语的动词而言,没有及物与不及物的划分,也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划分。只要不用西法硬套,逐步摆脱西方文法的影响,汉语的特点就自然地突显出来。如果我们对汉语的谓语部分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重点研究,汉语的特点就容易把握了。汉语的特点在哪里?有的人说,没有

形态变化,没有性、数、格。这显然是站在西人的立场、西文的角度,得出的错误结论。汉语的主体构架是主-谓-宾,从这个角度说,它的特点就是:重词序。从主语、谓语的关系看,或主语发出动作涉及谓语,或谓语说明、描写主语。这就是汉语句子划分的基础,一个动句,一个表句。汉语的句型就这么两类。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汉语的主语可以省略,宾语可以省略,惟独谓语缺之不得,足见谓语的重要。谓语不仅重要,形式还相当丰富:兼语式、连动式、复合动词……与谓语有关的动宾关系相当复杂:一般的支配关系,使动、意动、为动,双宾语句,两动共一宾……研究汉语,重点应放在谓语部分,道理在此。这正是西方文法所无法解说与管束得了的。这才是汉语。

张汝舟先生的《简明语法》《语法管见》大体反映了汉语的实际,我一直奉为主臬。我的文章,只是写出我的困惑,并没有重建新体系的奢想,就汉语语法来说,我始终尊崇先师张汝舟先生的教导:简明实用,不受西法的束缚。

还想说的是:语法是阅读古籍的利器,青年学人不可等闲视之。我敬佩湖南的学者,前辈的曾运乾(星笠)先生、杨树达(遇夫)先生,稍晚的宋祚胤教授、周秉钧教授,他们在语言学方面根基深厚,对汉语语法都有过切实研究,他们的学问就没有想当然的成分,显得严谨可信。在他们的导引下,一大批三湘学子茁壮成长,成了当今湖南学界的中坚。全国一流刊物《古汉语研究》落户长沙,在湖南师大编印,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就是张之洞所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语法归入小学之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应当明白,语文语法的教学与研究,必须体现汉语的特色,其实质是宏扬中华传统文化,这是西方主义永远都做不到的。

作者 2006年6月16日

目 录

序(顾久)

前言

一、面对方块汉字	(1)
分别六书	(2)
汉字的兼职兼类	(13)
正反同辞	(22)
二、古汉语的词法	(29)
单音词为主	(29)
连文同义	(31)
三字连文	(35)
对文同义	(37)
异文同义	(42)
古语文例二则	(45)
同义连文可前可后	(49)
词义的虚实	(52)
三、《古代汉语》教学析疑	(55)
四、古汉语的句法	(76)
关于“与地之宜”	(76)
关于“空乏其身行”	(79)
释“有献於公”	(81)
读“其是之谓乎”	(85)
释“何施之为”	(87)

关于“自欺欺人”	(89)
关于介词	(92)
关于“者”及者字词组	(95)
“以…为…”句式析疑	(99)
试论“何有、何 P 之有”	(105)
相·动/见·动/自·动	(114)
谈古代汉语双宾语句式	(124)
古汉语中的特殊双宾语句	(131)
再谈双宾语句	(138)
宾语的无条件提前	(141)
数词有动词的语法功能	(144)
试论代词“所”及所字词组的动词性	(147)
释“为”	(170)
难句分析	(189)
五、文字收容存档	(193)
自学考试及自学要点	(193)
怎样读书	(200)
读“山川相连”	(201)
我是幸运的	(203)
耕读师范的回忆	(209)
赵老在我心中	(217)
回忆周先生	(220)
周末谈“吧”	(224)
屯堡行	(227)
附录 汉语语法管见(张汝舟)	(230)

一、面对方块汉字

· 引言 ·

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中华民族的优秀与智慧体现在她创造了世界上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包含了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一部《周易》就是理性思维的总结，早期的诸多发明创造——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结绳为网、揉木为轮、剡木为舟……是感性思维的体现。“仓颉造字”更是迈向文明的重要步伐。具有表意性能的汉字延续使用了四千余年，至今还无可取代。毫不夸张地说，方块汉字伴随文明的中华民族，跨越了历史的长河，还将继续与中华民族永远为伴，成就中华民族的欣欣向荣。

中华民族智慧，中国人聪明，究其原由，与使用方块汉字大有关系。点画交错、横竖撇捺、错综复杂、变化无穷的汉字，让中国人变得聪明起来。西方文字，二三十个表音字母，利用辅音、元音的组合，就可表达尽尽，赞美者就称颂它“先进”。站在西文、西方主义的立场，笔画繁复的方块汉字就成了“落后”的代称。他们在提倡简化汉字的同时，喊出了“汉字要走向拼音化文字”的响亮口号。改变汉字的“落后”为“先进”，步骤是：简化汉字一表、二表、三表……最终“拼音化”。好在汉字简化止步了，“拼音化”就成了泡影。几十年过去了，全世界学汉语、写汉字的西方人越来越多，“拼音化”已没有市场。结论很清楚：要汉字西化，行不通！事实说明，没有了方块汉字，也就没有了中华文化，更谈不上中华民族的繁荣。

从宏扬中华文化的角度说，认识汉字、学好语文，是我们文化人的终身事业，任重而道远呢！

分别六书

学文化，学语文，得先认字，了解方块汉字的组合，至关重要。《说文解字》分析汉字有“六书”的说法，至今人们还尊奉着。关于“六书”，有“四体二用”的说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转注、假借，是用字之法。说到分别六书，只需要把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体”的造字法弄明白，也就足够了。我们的依据，当然还是《说文解字》，它毕竟是讲文字的根底书，是别的著作取代不了的。一句话，“分别六书”得依据《说文》。

六书造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象形、指事是独体的“文”，会意、形声是合体的“字”。

象形，象物体之形。万物皆有形，这个“形”，是具体的，可描绘的。《说文》云：“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就是随着物体的曲折变化，画出物体的形状。考察甲骨文、金文，接近图画，很多字，一望便知其为何物。象形，可分为三类：独体象形、合体象形、变体象形。

独体象形，或称“初文”，是构成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的基础。如：犬、马、豕、鸟、燕、人、女、又、臣、而、木、贝、舟、鬲……

合体象形，在固有的象形字的基础上，增加一象物形的符号。眉，《说文》“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頤理也。”果，象果实，下从木。朵，上象跗萼，下从木。石，《说文》“在厂之下，口，象形。”口，象石形。牟，《说文》“从牛，厶象其声气从口出。”段玉裁注“此合体象形。”太炎先生云：“象阨陌之之状，而小篆作；裘，古文作，小篆加衣为裘，中象毛皮之形。”胃，从肉象形。

肩，从肉象形。西《说文》“鸟在巢上也，象形。”段注“下象巢，上象鸟。”——这是两个象形符号的组合。同样，瓜，徐锴曰“外象其蔓，中象其实。”

变体象形，是在一已有象形字基础上，变动某些笔画成为新的象形字。交，《说文》“交胫也，从大，象交形。”𠂔，《说文》“倾头也，从大，象形。”夭，《说文》“屈也，从大，象形。”段注“象首夭屈之形。”“变体象形”，太炎先生、高亨先生归入指事。

指事，有形可象则象形，无形可象的抽象概念，则指事。“形象一物，事赅众物。”《说文》云“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要仔细体察才能明白字的意义，因为它表达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象上、下、一、二、三这类纯符号性质的指事字是极少的，它是原始的契刻，比象形还早。有人说，文字起源於契刻，是说指事字最早；我们说，文字起源於图画，那是指象形字。

除了几个纯符号的指事字，指事字可分为加体指事、变体指事两类。

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加指事符号，这是常见的加体指事字。如本、末、朱、刃、尺、寸、甘、亦、示、田、叉、尹（从又、丿）……

改变原字的方向或减损原字的笔画，称为变体指事。如反正为乏，反永为辰。匕（化），《说文》“从倒人”。𠂔，《说文》“从到（倒）子”。片，《说文》“判（分）木也，从半木”。夕，《说文》“莫也，从月半见”。

象形、指事，是独体的“文”，包括“文”加符号。会意、形声却不同，它是合体的“字”。区别是明显的。

会意，《说文》“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比类，指两个独体字组成；指撝，显出一个新的意义。会意，强调两个字会合成新义。

会意可分为：异文会意，同文会意，对文会意。

异文会意，如：男，“从田力，言男子用力於田也”；秉，“从又持

禾”；兵，“从升持斤，并力之貌”；表，“从衣毛”。

同文会意，如：从，比，毳，𦘒，𦘓，𦘔，𦘕。

对文会意，如北，“从二人相背”；步，“从止止相背”；升，“从中从又”。

以上的会意字，一目了然，容易识别，这是会意字的正体。我们要重视的是会意字的变体。两字组合时，形体有了变化，或嵌入其中，或部分省减，难于识别。

冯友兰先生说：“休止於米，相期以茶。”米，八十八；茶，二十，八十，八，共一百零八。活到八十八岁，希望活到一百零八岁。米、茶，是变体会意字。

“比类”之後，错综的，如：命，从口从令；咸，从口从戍；威，从女从戌；威，从火戌；龠，从品侖；器，从皿从页；器，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肸，从十从尙；害，从言从中；競，从諠从二人；丞，从升从口从山；巽，从升从畀；𦘖，从言从又炎；𦘗，从𦘘从同；與，从𦘘从与；爽，从𦘙从大；雋，从弓所以射隹；糴，从入从糴；尤，从人出门；尨，从犬从乡；𦘛，从焱从门；夹，从大从二人；夷，从大从弓；史，从又持中；聿，从又持巾。

“比类”之後，省减的，如：冎，从冎从冎省；𦘛，从升从𦘛省；麇，从鹿从牝省；麇，从心从又从鹿省；臺，从至从出从高省；佞，从女信省；𦘛，从糸从虫𦘛省；甸，从田包省；军，从车从包省；銓，从金从鸾省；董，从土从黄省；𦘛，从酉从時省（王筠“肘省声”）；堅，从土从聚省（王筠“聚省声”）；𦘛，从炎从热省。

形声，《说文》云“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段注“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形声字的结构，由形符（义符）与声符组成。形符表示它的意义范畴，即事物之类别；声符表示这个字的读音。形声字表意兼表音，成了最能产的造字法。在整个汉字范畴，形声字占了90%以上。

形符与声符组成形声字，首先要能正确判断出形符、声符，因

为有的初文,既可充当形符,也可充当声符。

刀:形符——切(七声),刻,(亥声),割(害声)

声符——到(从至刀声),钊(从金刀声)

宀(宀):形符——冻从宀东声),凋(从宀周声),滄(从宀倉声)

声符——冯(从马彡声)

示:形符——祈,福,祖

声符——视(从见示声),祁(从邑示声)

禾:形符——種(从禾重声),稟(从禾高声),颖(从禾顷声)

声符——和(从口禾声)

门:形符——闷(从门㐂声),阐(从门单声),阍(从门从昏昏亦声)

声符——问(从口门声),闷(从心门声)

皿:形符——盛(从皿成声),盅(从皿中声)。孟(从皿亏声)

声符——孟(从子皿声)

竹:形符——筓(从竹吕声),范(从竹汜声),簠(从竹从皿甫声)

声符——笃(从馬竹声),竺(从二竹声),筑(从竹从珣亦声)

金:形声:錫(从金易声),鏊(从金熒省声),鏊(从金从斩斩亦声)

声符——锦(从帛金声),软(从欠金声)

食:形符——飴(从食台声),養(从食羊声),飧(从食殄省声)

声符——蚀(从虫食声)

形声字的形符与声符的组合,基本结构有:上下(上形下声、下形上声),左右(左形右声、右形左声),内外(内形外声、外形内声)。

上形下声:草、病、震、室、篇、空、罍、耄

下形上声:架、基、盒、愚、唱、裳、恐、姿

左形右声:论、熄、指、护、嘶、松、结、理

右形左声:雅、顶、颜、劲、朔、籬、歐、壯

内形外声:衡、與、辯、问、哀、籬、岡

外形内声:衷、匈、固、閭、街、匱、成(丁声)

以上是形声字结构的正体,形符、声符的位置一目了然。由于形体的演变,方块结构平衡的需要,形符与声符的组合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一些特殊结构,看不出形符、声符了。这就是形声字的变体,需要我们特别注意,要从《说文》中把这些字识别出来,弄清楚形符、声符的位置,达到“认字”的目的。

变体形声字有两种情况:一,形符、声符交错;二,省形或省声。

形符或声符偏居一角,这是最常见的形符与声符交错:

形符在左下角——疆(从土,强声),颖(从禾,顷声),蛭(从虫,唯声);

形符在左上角——糴(从衣,集声),荆(从艸,刑声);

形符在右上角——贼(从戈,则声),

形符在右下角——修(从彡,攸声),佞(从女,仁声),勝(从力,朕声),赖(从貝,刺声);存(从子,才声)

声符在左下角——聽(壬声);

声符在右上角——徙(止声),徒(土声),從(从辵,从声);

声符在右下角——旗(其声),施(从从,也声),旌(从从,生声)。

打开《说文解字》,我们可以找出许多。𪚩,从牛黎声;哉,从口戠声;𪚩,从口戠声;𪚩,从口𪚩声;喪,从哭从亡亦声;歲,从步戌声;𪚩,从田臣声;𪚩,从言𪚩声;𪚩,从言葛声;𪚩,从言朕声;𪚩,从言賣声;𪚩,从𪚩凶声;……

归纳一下,形符、声符的交错,不外三种情况:

形符藏在声符中间,如:齋(从貝),齋(韭声),羸(从女),羸(从貝,羸 yíng 声),鳳(从虫,凡声),鳳(从鸟凡声),瓣(从瓜,辨声),辯(从言),辨(从刀)。

声符藏在形符中间,如:衷(中声),裹(果声),藿(从萑,𪚩 xuān 声),戚(从戔 yuè,未 shū 声)。

形符、声符互相穿插,如:游(从从,汙声),隨(从辵,隋声),歲

(从步,戌声)。

省形符的:饕(从食省,𩚑声),星(从晶省,生声),耆(从老省,旨声),寤(从㝱省,吾声),弑(从殺声,式声)。

省声符的:雷(从雨,𩚑省声),豪(从豕,高省声),融(从鬲,蟲省声),雪(从雨,彗省声),季(从子,从稚省,稚亦声),訇(从言,匀省声),茸(从艹,聰省声),度(从又,庶省声),羔(从羊,照省声)。

形符、声符难于识别,这正是我们要下工夫的地方。

“六书”中还有“转注”。《说文解字·叙》云:“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由于界说笼统,例字难于把握,致众说纷纭。归纳数十家之说,可分为三派:

1. 形转派。南唐徐锴、清代江声为代表。江声《六书说》云:“立老字以为部首,即所谓建类一首。……凡与老同意者皆从老省而属于老,是取一字之意以概数字,所谓同意相受。”他们理解“建类一首”就是取类于同一部首,只考虑到字形。

2. 互训派。清代戴震、段玉裁为代表。认为凡可互训的字都是转注字。段氏《说文解字·叙》注云:“转注犹言互训也。”他们认为,类是义类,只顾了字义而不顾字形。

3. 声义派。以章太炎先生为代表。章氏以为“类谓声类”,“明转注者,经以同训,纬以声音。”他的转注,兼及声义,而未顾及字形。

从许慎的解说揣摩,“建类一首”当指字形,转注字有共同的形符;“同意相受”指的是字义,转注字在意义上有相同之处,可以互相注释。——这是周本钧先生的理解,比较容易为人接受。

我以为,值得重视的是汝舟先生的转注说。他有《谈谈转注》收入《二母室论学杂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版)。

他说:

六书,惟转注最为难明。自唐以来,释之者逾百家。文字学家

从中分出什么“形转”、“义转”、“音转”三派，中国学术谈到“老大难”问题，无过之者。

汉字里有哪些字，无法按六书旧说归位？试分类分组对列，便见分明。

第一类 重文成体

甲组：

林，从重木会意，读音不同“木”；

炎，从重火会意，读意不同“火”；

淼，从三水会意，读音不同“水”。

其字甚多，姑举三字示例。

乙组：“亼”；《汉简》“华岳碑二人作亼”。章先生说：“金文人字有作亼者，重人为亼，以小画二代重文则为‘仁’。”（《检论》五）《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观过斯知仁矣”；又“井有仁焉，其从之也（耶）”。俞先生（樾）指出，这里“仁”字就是“人”字。当然是古本《论语》都用“亼”字，后来传抄，省作“仁”字。注家有曲解为“仁义”之“仁”，则上下文矛盾，词义别扭，观过怎么“知仁”？井里怎么“有仁”？

“𠂔”：《孝经》释文“仲尼，女持反……又音夷，字作𠂔”《汉书·高帝纪》“司马𠂔将兵北定楚地”，师古曰：“𠂔，古夷字。”《史记·高祖本纪》作“司马尼”是“尼”与“𠂔”同。《说文》谓“𠂔”为“仁”之古文。《海内西经》“仁羿”即“夷羿”。

“𠂔”：《说文》音莘，进也。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诸子中作“有佚之野”。足证“𠂔”与“先”同音义近。

“竺”：与“笃”通。笃，从马竹声；竺则以“二”代重文音义皆同。竺，厚也。不是从重竹得的意。

“𠂔”：见金文。又作“𠂔”，又作“太”，音义亦相近。本来只有一个“大”，因为这“大”意思引申多了，不能不造区别字，无偏旁